



你哼的什么歌

刘心武



小说家散文丛书

刘心武

你哼的什么歌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你哼的什么歌

刘心武 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 210,000 印数: 11,001-15,200

ISBN 7-5404-1543-6

I·1231 定价:13.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浓淡总随心意抹 (代序)

一位大学生跑来问我：请说说散文、随笔、随感、杂文、札记、游记、小品文……这些文体的区别。这可把我难倒了。虽然这里头，杂文比较注重据事说理，游记自然是记叙游览的文章，似乎还能大概其地说出点特性，但如细究，杂文也有不同的写法与风格，有的杂文，其实也可称为随笔；而游记其实也不过是散文中的一个分支。见我语塞，那大学生对我放宽要求，他说：那么，你就光说说散文跟随笔的区别吧！我顺嘴便说：散文就是很随便地写些见闻思絮，随笔则是有所感受便随手写出的文章……没待说完，我自己先笑了，他也笑，真是好笑，我也算是出了十多本散文随笔集的人了，真来跟我从概念上“叫真儿”，却如此缠夹不清；最后，我只好说：文章投给报馆、杂志、出版社，人家把我的这些劳什子放在什么栏目里，叫作什么，想必就是什么吧！

最近看到报上有文章抱怨，说是这几年散文随笔虽蓬蓬勃勃，大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景象，但到最近，数量虽说还在猛增，不少文章的内涵却越来越淡，“林花谢了春红”，令人口味大减。

这样的意见，颇能反映出不少读者的共同要求：希望作者们能在文章中，特别是专栏文章中，保持其“浓度”，保持其“含金量”。这当然值得我们写散文随笔的人引为策励，在继续投稿时，能“好自为之”。

不过，我以为，大概其而言，散文、随笔只是些小艇小船，其“载重量”，是不能与学术著作、长篇巨制等千万吨以上的大船巨轮相比的，你一味地只要求它“有分量”、“深刻”、“含金吐银”，它是不能堪其承载的。散文、随笔也并非“浓缩型”饮品，更不能要求都是“厚积薄发”的“陈酿”，相对地浓郁、醇厚一点，固属佳品，倘只是相对地清淡一点，只要纯净而无杂质，虽仅可供一次性“饮用”而无长期度藏的价值（许多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多属此类），或可破一时之闷，或可引一叹一粲，都应宽怀容之，不必苛求。

我这些年所写的散文随笔，有的，自己比较满意，反响也比较大，如《五十自戒》、《心里难过》、《抱猫闲话》等篇什，转载率较高，读者来信也颇多；有的，自我感觉很好，却几无呼应之声；有的自己也认为平平，读者来信提及，亦云：“不敢恭维。”现在要问的是：平平之文，怎么也拿出发表？我想，倘是长篇巨制，自己感觉平平，那么，还是应多加修改，甚至放放，或竟推翻重来，待自己满意了，再拿出去的好，因为自己生命的大刻痕，怎能急就而平庸？而读者读这样的大东西，花费的时间精力也多，总得让一部分读者读后喜欢才好，当然，无论自己多努力，拿出去仍会有论家认为无足观，那是无法之事，难道就吓得封笔不成？至于有时报刊编辑索稿甚急，我也确

还有些文思，遂援笔“救场”，所写出的文章淡一点、平一点，只要还纯净，多少有点小情趣，读者眼睛溜过，不敢恭维也无甚损失，我也就并不怎么惭愧。有的人不埋怨作家而埋怨编辑：你们编登的文章为什么不是篇篇精彩？我恳请大家替编辑们特别是报纸副刊编辑们想想，有的每天要编出一版，怎能坐等合用的稿件从天而降？势必要约些稿子；又怎能等到满把珠玑时才去拼版呢？所以，我主张读者特别是论家们也都宽容一点，不是天才不是佳构没能满版珠玑固然可以撇嘴，但总还是全面地看人待文为好，不要用过高的标竿衡量每一篇散文随笔，小草灌木，小船小艇，有时甚至只是一汪积雨漂一只纸叠小舟，何必都要它们深刻、浓醇？动辄以“微言必载大意”吓退原是心态松弛自如的创作者，弄得只有“高标竿”而作品寥寥，似是我们的文化积弊之一，所以我有此一番随想。

我写散文、随笔，时淡时浓，时庄时谐，时奇时平，时悲时喜，总之没有定规，全出自个人当时的心灵状态，正是：浓淡总随心意抹，不代他人着粉墨。

这个集子，所收是我1993年春至1995年春两年间的新作，与以前各个集子的内容全不重复。为体现“浓淡总随心意抹”的特点，没有将这些篇什按内容分成几辑，而是基本上按写作与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这既是我人生的新展痕，也是奉献给读者的新歌吟，在这艰辛而可恋的人世上，让我们以心灵的哼唱相扶持！

1995 春

目 录

浓淡总随心意抹 (代序)	(1)
斯德哥尔摩的诱惑	(1)
自己的鼓点	(9)
你要有通感	(11)
我的功夫	(13)
校园的黄昏	(15)
你只能面对	(20)
马悦然院士如是说	(28)
你哼的什么歌	(31)
穿越八十年代	(35)
在北京看《薪传》	(40)
红布里的金莲	(44)
寻觅“托儿”	(48)
去看银杏树	(52)
无可回避的“双虎”	(56)
热眼太多冷眼少	(61)
“五岁小孩”	(64)
请先来电话	(68)

宝绿色腰带·····	(72)
站在《四牌楼》下·····	(76)
追星无族? ·····	(79)
经意的和不经意的·····	(83)
艳羡诚品·····	(86)
谈伴·····	(90)
一束追光·····	(93)
台北印象·····	(97)
话说“严雅纯”·····	(101)
草原的星空·····	(106)
在台北茶寮品茶·····	(108)
结庐在何境·····	(112)
在台湾寻找知音·····	(116)
我们自己的批评语境·····	(121)
也应扫暴·····	(125)
我面对的斯芬克思·····	(128)
我的平民朋友·····	(132)
虽然篇·····	(142)
如果篇·····	(145)
炎夏清凉话·····	(149)
倦读记帐·····	(152)
海上留痕·····	(156)
甜蜜的尴尬·····	(159)
弹性美·····	(163)
固执的气象台·····	(166)
夜行者的互唤·····	(168)

远去了, 母亲放飞的手·····	(170)
与书共舞·····	(186)
喜庆之外·····	(189)
“你倒试试看”·····	(193)
暂不超越·····	(197)
你我真面目·····	(201)
在记忆深处·····	(205)
话堵话·····	(208)
“大院”里的孩子们·····	(211)
豌豆苗的心香·····	(221)
爱斯不难读·····	(224)
朴素的阅读感情·····	(229)
“别他”与“排他”·····	(232)
生命树上的繁花·····	(235)
“淘金时代”·····	(239)
有毒的逻辑·····	(241)
红娘与王婆·····	(245)
街道如鱼缸·····	(248)
克服“喜热症”·····	(250)
妥协的艺术·····	(253)
“归至如宾”·····	(255)
糖猪儿·····	(258)
春冰·····	(262)
接地气·····	(264)
开发心大陆·····	(268)
我要上天 我要入地·····	(271)

健康购物欲·····	(274)
记忆力与想象力·····	(277)
直面俗世·····	(280)
抱猫闲话·····	(284)
时尚语丝·····	(295)
朦胧美·····	(295)
独一无二·····	(297)
黑·白·灰·····	(299)
你的细节·····	(302)
休闲六感·····	(304)
乡村风·····	(307)
合璧·····	(309)
绿叶爱你·····	(310)

斯德哥尔摩的诱惑

1992年冬，当我应邀在瑞典文学院里参观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千。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已经快满一个世纪，可是直到目前，仍没有颁发给任何一个中国作家。

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兴趣，当然因人而异；但大体而言，凡知道有这个奖的中国人，多数都抱着看重的态度，希望有中国作家得到这个奖，他们常常问：瑞典人为什么发了差不多九十多个诺贝尔文学奖——1914、1918和1940至1943年这六年空缺，但有好多次是一年两人平分——却一个中国作家也不给？

直到最近有的报纸还登出文章，说三十年代的时候，鲁迅曾拒绝过诺贝尔文学奖；此说不可信，因为我询问了瑞典文学院的人士，他们说，拒奖只能发生在已公布了得奖者之后，这类事确发生过，如1958年前苏联的帕斯特纳克和1964年法国萨特就拒绝此奖，前者是想得而迫于政治压力只好表态放弃，后者是鉴于个人的哲学与处世信念而坚拒——但瑞典文学院不因拒绝而取消其决定；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规则，是绝不会去征求某国某作

家，问他要不要得这个奖的；估计是当时有人去告诉鲁迅：有人打算向瑞典文学院提他的名……鲁迅对提名一事作出了不以为然的反应吧。

又有不少报刊登出文章，介绍林语堂几次被提名的情况，说美国的赛珍珠积极向瑞典文学院提他的名，这是可信的，不仅因为他们二人一度关系密切（后来有变），更重要的是赛珍珠本人于1938年获奖——她有提名权。

每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瑞典文学院从不公布他们收到的提名名单，当然提名者无须为提名保密。因此，有时报刊上会刊登出某某作家被提名的消息，称之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其实瑞典文学院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全过程均保密，对传媒的报导、猜测他们从不证实也不辟谣，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样一种身份。

根据规定，只有以下四种人的提名才被认可：（1）已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1992年德里克·沃尔科特能获奖，很大程度上得力于1987年的得主布罗斯基的提名；（2）各国相当于瑞典文学院的最高级的学术机构的院士；（3）各国最高学府的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正教授；（4）各国最有权威性的作家组织的正主席与一位常务副主席——他们须以个人名义，瑞典文学院不接受任何团体、机构的提名，当然更不会接受任何来自官方、财阀的推荐。

根据规定，提名者必须递交正式的材料，说明理由，并附被提名者的相关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该作家作品的瑞典文译本——后来因第三世界的作家的作品难得有瑞典

文译本，所以“放宽”为：如无瑞典文译本，则应有“主要西方语言的译本”；何为“主要西文语言”？第一位似为英语，其次大概是法语和德语，西班牙语的使用者远比法、德为多，但显然不算——据我所知，1982年得主哥伦比亚的马尔奎斯的那本《百年孤独》，就还是译为了英文后才被瑞典文学学院的院士们审读的——可能也有瑞典文的译本。

每年3月31日午夜以前，瑞典文学院停止接收当年的提名材料；提名材料经审核符合有关规定，则为有效提名；所有这些提名都要交付该机构的院士（目前共十八名），由他们反复阅读讨论；讨论中不断作减法，减到所剩的争执不下时，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以简单多数定下该年得主，结果于该年10月8日向全世界公布，但发奖则在12月，12月7号在文学院由得主发表受奖演说，12月10日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学与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得主一起，先于下午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隆重仪式上接受国王和王后的颁奖，晚上则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盛大宴会（另有诺贝尔和平奖由挪威议会评定在挪威发奖）。

许多对诺贝尔文学奖感兴趣的中国人，可能还并不清楚该奖的具体情况；直到最近我还在报刊上看到这样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的，此说有误！瑞典固然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有皇家科学院，但皇家科学院只负责评定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生物学与医学奖亦不由他们评定而由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诺贝尔文学奖与瑞典皇家科学院无关，是由瑞典文学院评定的——

而且不但无“皇家”字样，连“文”字也是为了意译才加上去的——该机构的名称瑞典原文为：Svenska Akademien；译为英文为：Swedish Academy；严格的中文译名应该只有四个字——瑞典学院；但因该机构确实只以文学（广义的）为研究对象，故可意译为瑞典文学院。瑞典学院前面不冠“皇家”字样，是模仿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所致，其历史渊源兹不赘述，但我们中国人应当不要再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说错了。

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是终生制，一旦入选，至死为院士，死掉一位补选一位，所以有的院士老得不行，已无思维判断能力，但未死，评诺贝尔文学奖名义上也还有一票；目前的十八位中就有三位如是，近年只好都算弃权，因此，目前操评定权的实为十五位，世界上的每一位作家，从逻辑上说，只要获有效提名，最后又能得到八位院士的票，便可成为得主。

瑞典人自己，也对瑞典文学院的院士的老化时有争议，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操纵在一拨老家伙手里”，其判断力十分可疑；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传媒和人士更时常对瑞典学院的评定发出嘘声，如赛珍珠就常被作为一个“不够格而竟得了”的例子举出；反过来，人们更可举出一大串应该得而居然被排除在外的例子，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有：列夫·托尔斯泰，安东·契诃夫，左拉，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最不可解的是他们瑞典自己的大作家斯特林堡（1912年方谢世）、挪威大剧作家易卜生（1906年谢世）也未得奖。

八十年代，瑞典最著名、在世界汉学界也最有威望的

汉学家马悦然加入了瑞典文学学院的院士行列，这对走向开放的中国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个有利因素，因为他毕竟可以直接阅读并亲自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

据我所知，下列三位中国作家是肯定在近十年内获得过有效提名的：巴金，沈从文，北岛；他们都一度“险些”成为得主，大约是最末未能获得足够的票数——我并且相信马悦然院士每次总是为中国作家力争的。据说沈从文去世的那一年，在投票前若干院士都与马悦然的激赏认同了，如果他坚持活到该年10月8号，那么他很可能就得上；谁知他却偏偏在那之前去世——瑞典文学院是不能把已去世的作家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决名单的；如果表决后成为得主再去世呢？那就算数，可由其亲属代领该奖。北岛在1990年10月8号那天，在丹麦他那居住的客厅中，已经允许电视台的记者架起摄像机，镜头对准他，只等一宣布他为得主，便立刻接受采访——当时关于他将得奖的消息不胫而走，如香港《明报月刊》就积极准备文稿，频频打电话去北欧希图获得独家材料，但投票的结果，却是墨西哥的诗人帕斯，电话打到北岛那里，他同电视台的人足有一刻钟默然无言……

中国作家至今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据马悦然院士说，是因为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写得不错却无译本，或虽有译本却不成功乃至失败——他特别看不上中国官方的外文出版社组织的译本，为此还引出过争议；但这一争议意义不大，因为反正那个奖是人家设，由人家评，你不可能另找一拨认为你组织的译本好的人取代那些个院士。

马悦然院士自己翻译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沈

从文的小说和北岛的诗相对而言是翻译得最多，近几年他翻得多的是高行健的剧本和小说，我去瑞典时一厚本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的瑞典文版刚刚出版——但马悦然院士告诉我他不打算再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了，因他年事渐高，精力有限，今后要潜心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目前他正译《西游记》。

我觉得我们希望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奖的人们，往往也还没有弄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规则，没有去进入那个特定的程序；我不知道今年我国符合提名资格的人士是否有所动作，提名材料是否已于3月31日午夜前（要按当地时间）送达了斯德哥尔摩；我也不知道沃尔科特及在他之前的仍健在的得主们是否今年有提名中国作家（可能性大约接近于零）；我倒是感觉到，也许高行健今年有希望——他的作品有多而好的瑞典文译本，并且可能有西方高等学府的汉学方面的正教授为他提名，但他能在最后获得七张以上的院士票吗？那可太难说了！

据我所知，有若干对诺贝尔文学奖感兴趣的中国大陆作家，他们采取主动进入程序的作法，写出一个新作品，先寄给马悦然院士，以及西方有提名权的人物，特别是能翻译中国作品的汉学家；往往那边已经在阅读或翻译的时候，该作品还根本没在国内发表出来。

但对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心存疑忌、反感批判、嗤之以鼻的中国人也不少，作家里面似乎不以为然的尤多。

不管怎么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颁发基本上坚持了一个世纪，构成了二十世纪人类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

现象，现在每年 10 月 8 日从斯德哥尔摩传出的得主名字，必将迅速印在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报纸上，他或她不仅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奖金（目前约 30 万美元），而且他或她的书必可因此而加速再版、扩大翻译面，新稿必更抢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或她还可赢得更多的崇拜者，甚至于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引以自豪的文化明星，他或她的载入史册，当成必然。各国文化界对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报导、宣传，对其作品的翻译介绍，乃至对各国文坛的影响，包括一些青年作家的忍不住的模仿，都促进了世界文学的交流；客观地来看，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是有相当威望的，影响很大的，为大多数人认同的，其由效果显著的。尽管全世界都有嘘它贬它的，但也许许许多多的作家来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这一诱惑仍是难以摆脱的；目前处于积极对外特别是积极对西方开放的思潮中的中国人，即使并非作家，并非文化人，也有不少人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有时候也要问：为什么还不给一个中国作家？

马悦然院士在引我参观瑞典文学院时，对我这样说：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文学的奥林匹克运动奖，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他们瑞典文学院每年都尽量选一个（票数相等——如七比七，一票弃权——则可能二人并列）优秀的作家，但如何能保证是“最好的作家”呢？尤其在这失去了文化巨人的时代，价值标准极度紊乱，就是你声称某人是“最优秀”的作家，又能有几个人来认帐呢？我想，事情也不过是：有那么一个偏处世界北隅的瑞典国，那里有个发明了烈性火药的叫阿弗烈·诺贝尔的，1896 年